

散文

## 野百合也有春天

张颖

寒冷的北风吹得雪花四处飞扬,我和几个同学来到一个偏僻的乡村,站在一片空旷的田野上。这个地方原来有一所高中,20 世纪 80 年代,因为学生高考成绩突出曾辉煌一时,吸引方圆百里的学子前来求学。

我们走到附近一个河塘边。苍松翠柏间有一座坟茔,坟茔上一株株野百合已经枯萎,风吹得枯叶窸窣作响,陈伟星老师已经长眠在这里三十多个春秋。还记得他下葬的那天,寒风呼啸,阴云低垂,全校几百名师生和附近村庄的乡亲们泪洒坟前,久久不愿离去。当时的情景仿佛仍在眼前,我们不禁热泪盈眶,问一声:陈老师,你还好吗?没有回答,只有松柏的枝叶在风中悲鸣。

我曾在这所乡村高中就读。高二时,我们班来了一位历史老师,叫陈伟星,身材不高,衣着朴素,脸色黝黑,戴着一副眼镜。他授课时总是习惯挥动手臂,甩动的衣袖荡得粉笔尘未四起,一节课下来,身上像披了一层霜。他对所讲内容了然于胸,不看讲稿就能熟练地把复杂的历史事件串联起来,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与跌宕起伏故事情节交织,听得我们欲罢不能。陈老师的一些行为也会成为我们饭后的谈资。比如吃饭,他在学生食堂里吃,不在小食堂吃——小食堂是专供教职工的,蒸的是白面馍,顿顿有肉菜,当然花销也大得多;大食堂供应的是杂面馍,基本上都是素菜,相对便宜。我们很好奇,陈老师是吃商品粮的,一个月有 29 斤白面,

有工资,为什么还这样节俭呢?

陈老师授课有特点,总是在讲课前对上一节课的内容进行提问。因为摸底考试我的成绩突出,每次提问自然少不了让我回答。由于担心回答不上来,我对历史这门课就很上心,晚上睡觉时还想着那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,时间一长,历史课本上的重要知识点我都能背下来。

有一天下午下课后,我拿着课本到校外阅读。学校附近的河塘很大,碧绿的水面荡着清波,粉红色的荷花争奇斗艳,野鸭在杂草丛生处扎着猛子捕食,小鱼则不停地跳出水面躲避追捕,一群孩子在水中嬉戏。我在河塘一圈边边走边背诵课文,正巧碰到陈老师。他说这里环境不错,是课外学习的好去处。我不善言辞,木讷地点点头。他对我说,咱们边走边谈,说说心里话吧。“你看,人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,放到历史的大环境下,都是小事,都要释怀。就像我,50 年代的大学生,工作不久遭受了不公正待遇,恋人离我而去。我在乡下每天干着繁重的农活,晚上收工回到家已是浑身疲惫,但还坚持读书,因为书能给我知识,给我自信、给我乐趣,所以尽管那段日子过得艰难,我也挺过来了。后来,我来到学校教书,物质条件好了,可仍然怀念乡村的生活,那里善良的百姓、淳朴的民风让我终生难忘。我虽然受了生活上的苦,却拥有了精神上的甜。”他话题一转,“听说你家生活困难,你一天只吃两顿饭,这怎么能行?你现在是学知识的时

候,更是长身体的时候,晚上又得学到 10 点钟,没有足够的营养,身体怎么受得了?我买了一些饭票,你拿去用吧!”陈老师说着,从兜里掏出厚厚一沓饭票塞给我。我坚决不要。推搡之间,饭票散落一地,我羞愧得跑回学校。

几天后,上历史课时,我在课桌的抽屉里又看到了那些饭票,有百张之多,我知道这得花费陈老师大半个月的工资。我激动得身体颤抖。陈老师在边上讲课,我眼里噙着泪水,不敢看他。后来实在抑制不住心中涌起的感激之情,我捂住脸趴在桌上,任泪水扑簌而下。一些同学扭头看我,但陈老师依然不动声色地讲课。我知道,他是在帮我掩饰尴尬。后来我才知道,班里几个家境贫寒的学生都收到过他的饭票。

其实陈老师生活也不容易,他弟弟有先天性疾病,在家务农。陈老师省吃俭用在老家给弟弟盖了新房,还帮助他成了家。

我们几个学生决定做陈老师的工作,劝他买几件新衣服,再买一辆自行车,赶快找个对象结婚,生活上可以互相照顾。

陈老师知道了我们的心意,尴尬地笑了笑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,咳了几声,说:“让你们操心了。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,可爱情这个东西说不清道不明,勉强不得!”

不久,陈老师就出事了。那时我已经念高三。一个星期天上午,凛冽的北风吹个不停,鹅绒般

的雪花漫天飞舞,大地银装素裹。天气越来越冷,多年没有结冰的河塘上了冻。在这样的天气下,陈老师依然去河塘边漫步,这是他的习惯,他喜欢在散步时思考问题。就在这时,邻村的几个孩子下到河塘里,他们在冰面上滑行。叽叽喳喳的吵闹声引起了陈老师的注意,他吼叫着提醒孩子们赶快离开那危险的地方,因为河塘中间地带冰层较薄,在冰面上玩耍很危险。但为时已晚,只听“咔嚓”一声,冰层破裂,一个小男孩掉进了冰窟窿。其他孩子吓得四散而逃,慌乱中,又有一个小女孩掉进了冰冷的水里。

陈老师沿着河塘岸边拼命向落水孩子跑去,摔了一跤又一跤。他来不及脱下棉衣就跳进冰冷的水里,先救出离岸较近的那个女孩,又撞破冰块向河塘深处游去。他的棉衣浸透了水,每向前游一米都要使出浑身的力气。他潜水下,用尽全力把小男孩托举到冰上,而他自己再也没有力气浮出水面……

我痴痴地站在坟茔前,泪眼中的野百合支离破碎,没有被吹倒的茎叶上,覆着洁白的雪花,晶莹剔透。我俯身拔下一棵,见深埋土里的下半部依然是青绿的,有多处芽点。它正积蓄力量,待来年春风吹来、万物复苏时,就会破土而出,开出一朵朵洁白如雪的花,犹如陈老师当年在讲台上挥着的沾满粉末的衣袖。

陈老师从未离去,他的学生、他救下的孩子,就像野百合,根系深扎在冻土里。



黄河风光

史学杰 摄

随笔

## 秋果醉童年

王秀兰

童年的记忆里,一棵棵果树硕果累累,摇曳成秋天最美的风景,没收了我的饥渴和孤独,让快乐在我心中无限蔓延。

那时,我五六岁,还没上学,整天和一带孩子满村疯玩。村里谁家有棵梨树、种棵枣树,哪棵树上柿子红了、桑葚熟了,我们都摸得门儿清。这不,顺子家那棵最大的枣树,已缀满青红参半的大枣。我打定主意弄几颗解馋,便缠着母亲去他家玩。顺子娘年轻貌美,却有着吓人的辈分,母亲让我喊她“老太太”,也就是“太奶奶”的意思。我实在纳闷儿:她年龄还没母亲大,她的孩子也比我小,怎么就成了老太太?不过顺子娘也不娇气,笑呵呵地说:“喊什么‘老太太’,都把我家喊老了,喊声‘顺子娘’就行。”母亲却循规蹈矩,硬说:“那怎么行,不能乱了辈分!要不喊‘长辈的’吧!”就这样,我不情愿地喊声“长辈的好”,便

趁她们闲聊之际,迅速跑到她家枣树下。我瞄几眼树上的枣,看哪个红、哪个大,又围着树转一圈儿,看树下是否有掉落的枣。还真幸运,捡到几颗被鸟啄食过的红枣。顺子娘看出我的心思,跑进屋拿出一根绑了网兜的竹竿,舀下一兜红枣,让我尽情吃。我把两个兜装满,再捧上一大捧,欢天喜地跑着玩儿去了。

其实,最让我欢喜的,还是二大娘家那棵梨树。二大娘家与我家离得近,她常与奶奶一起唠嗑儿、做活儿,关系非同一般。她家宅院垫得比较高,西屋后面半坡处长了一棵歪脖子梨树,我常常爬上爬下地玩耍。梨子熟时,散发着甜香,馋得我不时爬上去,摘下一个橙黄色大梨,骑坐在树上津津有味地啃食。二大娘笑着对奶奶说:“看你家孙女调皮的,跟个野小子似的,净祸害我家梨。”“唉,这孩子,真不让人省心!孙女乖,快下来,

小心别摔着。”奶奶宠溺地呼唤我。有过硬的邻里情在那儿摆着,二大娘也不过分制止我,任我肆意蹬着她家墙根往树上爬。可要是别的孩子眼热,敢来爬梨树,二大娘如雷一般的声音肯定会炸响:“你们这些鬼崽子,不想活了!敢打我家梨的主意!”惊得那些孩子四散逃窜。我在一旁捂着嘴,兀自偷笑……

长在村庄南头的那棵柿树,对我也有致命诱惑。柿树是村里刘奶奶家的。她儿子是大队干部,管理着几个村庄。我由衷地敬畏他们,就连她家的柿子,我也只敢小心翼翼地窃取。柿子熟了,我常趁刘奶奶中午休息时,偷偷摸摸溜到她家屋后,看有没有掉落的柿子,好趁机捡拾。如果没有,我便壮着胆子,迅速转头看一圈儿,确保四下无人,再瞄准一个红柿子,“嗖——嗖——”如猴子般爬上树,摘一个,立即滑下来,一溜烟跑到

远处的柴火垛后隐蔽,拍着怦怦直跳的小心脏,细细品尝得之不易的果实。那甘甜如蜜的汁水、红亮爽滑的果肉,吃下去,我的心里仿佛响起快乐的歌谣,满满的幸福感像扎了翅膀似的直冲云天。

当然,我也常常呼朋引伴,到有桑葚和楮树的地方摘果子,那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。吃着酸酸甜甜的桑葚,嘴一圈抹得黑紫,手上也像染了墨,再和小朋友玩一场桑葚投弹游戏,虽弄脏了衣服,冒着回家挨骂的风险,但心里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快乐。河堤岸那红红的楮树球,像极了一个个耀眼的红灯笼,挂在触手可及之处。一阵秋风吹过,楮树下满地狼藉,我们嘴里回味悠长……

秋天,我追着风,到有果实的地方。满树果子晃着我的眼,也装点着我的童年,让我的记忆那么清晰、那么甘甜……

诗歌

## 女人,生活的魔术师

桂子

**厨房**  
再匆忙的时光  
也会在这里,慢下来  
你看,我们的老祖母多么慢  
我们的妈妈,越来越慢  
我们,以及我们毛手毛脚的小妹妹、小女儿  
只要进得这个门槛  
就会安静下来,慢慢慢慢

这是生活的另一种魔术  
慢,是隐忍,是过程  
而非速度  
进得这个门槛,你就身不由己  
掏出所有的耐心、细心、慧心、

**爱心**  
将粮食研磨成面粉  
将面粉发酵成馒头,喂养日子  
再将日子  
由青葱娇嫩的小女儿  
喂养成白发苍苍的老妈妈、老祖母

一代一代,一日一日  
这慢化的过程  
多么单调、机械、锋利  
而又温馨从容

**水房**  
每个周末,这里都会变成战场  
洗衣服、涮拖把、摆抹布  
洗澡、冲便池  
此时,女人不是水  
而是水的暴君  
她集结生活中所有的尘埃、碎屑  
与水对阵  
并以侵略的方式  
涂改它们,打击它们  
直到它们灰头土脸、面目全非  
哗啦啦哭着,流逝、逃遁  
她才直起腰身  
对着冰冷的镜子  
照一下自己的脸

**在梦里,我把自己分成许多个**  
一个劈材,一个生火  
一个洗衣,一个做饭  
一个在水房里走动  
弄出哗啦哗啦的声音  
最近的一个,卧在枕上  
望着越来越白的窗帘,发呆

她们都不说话,各自沉默着  
做自己的事情  
每一个都表情沉静、淡漠  
似乎谁也看不见谁  
谁也不认识谁,谁也不知道谁  
但都拥有和我一样的身材  
一样的脸  
穿着我的衣服我的鞋子  
抱着我的影子  
在我的视线之内  
晃来晃去

是的,我看得见她们  
她们看不见我  
她们是我分出去的一部分  
一小部分,一小小部分  
将她们分出去  
我的身体就轻了很多  
可以趁着夜色,好好做梦

**发卡**  
一只小小的蝴蝶,轻易地  
挽住了一条河流

轻易地,将河流的左岸与右岸  
系在一起。并用微微翕动的翅羽  
静静地梳理

自此,河水柔顺而又流畅  
泛着微微的波光  
流过妹妹的腰际

**五瓣丁香**  
我们暂且相信  
“找到五瓣丁香的人  
就找到了自己的幸福”  
就像相信花瓣上的阳光  
和阳光里隐隐约约的香气

乍暖还寒的初春里  
三个喜欢紫色的女人  
此时,一同站在紫丁香花丛里  
一遍又一遍  
找寻属于自己的那一瓣

是的,她们都找到了  
幸运的那一位,还找到一朵七瓣的  
春天终于开恩一次  
将小小的惊喜  
分别藏在她们看得见的花蕊里

此时,她们笑得多开心啊  
此时,因为相信  
丁香花,又多开了三朵

**三个女人**  
三个点,决定一个平面  
什么样的点,决定什么样的平面  
就像这,三个女人

在细雨中,她们是三棵  
斜斜的花树,一小块游弋不定的  
春天

有些模糊,有些虚幻

在饭桌上,她们是三个鼎立的碗  
恍惚的灯影里  
一顿色、香、味俱佳的晚餐

而在大街上,大太阳底下  
她们一个高两个矮,却总能步调  
一致  
说说笑笑间,和清晰的现实生活  
保持着适当的倾斜

散文

## 故乡的蛙鸣

宁高明

有一种声音,犹如天籁,总会让我心里充满眷恋,那就是故乡的蛙鸣。故乡的小院前有一处不大的池塘,每当夜深人静,总能听到高一声低一声的蛙鸣。虽说我的故乡在中原,不是江南水乡,可我的故乡胜似江南水乡,仅围绕村子的河流就有两条,还有大小不一的池塘,像珍珠般散落在村庄里。尤其是在夏天,天黑了,农人睡去,村庄安静下来,月明星稀,清风徐徐,悦耳的蛙鸣穿过狭窄的门窗缝隙传来,像流水一样洗涤着我的灵魂。

那个时候,我独居一室,过着简朴的生活,白天上学、打柴、割草,晚上看书。这种生活,别人想来单调乏味,而我却感到充实,谈不上快乐,但也谈不上悲哀和苦难,总之很平静的样子,这和我的性格很搭。我不好动,总想一个人静静地度过,慢慢地等待夜幕的降临,等待黎明的到来,等炊烟升起,等鸡子趴窝,等犬儿不吠。于是,在我的等待里,从水草丛生的池塘里,从密密的芦苇丛中,传来激越而有节奏的蛙鸣,“呱呱……”“咕咕……”声音清脆,轻轻抚摸着我的耳轮,让我一颗疲惫的心得到抚慰。尤其是大雨过后的夜晚,凉爽的晚风驱走白日的闷热,我斜躺在木床上,伴着昏暗的煤油灯,

聚精会神地读书。蛙鸣突起,穿越朦胧的夜色,像清风拂面,我的心恍如久经风雨后、终于停泊在了风平浪静的港湾。

上大学时,我的宿舍楼就在铁塔湖畔。春浓的夜晚,热闹散去,凉风尽吹,湖水摇荡。也许是湖面太大、水草不多、岸边芦苇稀疏的缘故,湖里的青蛙很少。有时候甚至只有一只,在寂静的夜晚,有气无力地叫着。这声音既熟悉又陌生,就好像故乡池塘里的一只青蛙,跟着我漂泊到这座繁华的都市,但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,没有人倾诉,也没有人倾听。

在故乡,夜晚的蛙鸣总带着浓浓的情意。有时,它给我贫穷的童年带来清风般的慰藉,让我面对生活时,内心从容、安定;有时,它会让我心追追求,让我的思绪从那一方小小的池塘出发,走出村庄,走过田野,沿着曲折的乡间小路,走过喷薄的黎明,走过飘满晚岚的黄昏,走向繁华的都市。

三十多年了,故乡的蛙鸣还时常在我耳边萦绕。蛙鸣,让我想到故乡的风月、清风下的荷叶田田、明月下的蒹葭苍苍,想到那明亮的窗子下,我在书房喃喃的读书声。